

稍后,盛出中间的白饭,剩下的锅巴如复制的圆锅。整个铲出,搁大瓷盆,铲边横竖轻敲几下,成碎块,或盐或糖,可咸可甜。我们抓一块,当饭后闲食,从村头一直吃到村尾。

秋日闲食

春种秋收。土地丰满了,又清瘦了,松软了。

从前,每到秋天,人们就多分底气。那些底气是“秋收万颗子”,是“颗粒万仓粮囤圆”,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。童年的我们也爱秋!红霞映空,在写满凉意的田野上奔跑,闻那泥土的清新气味,嚷着尝秋天的果实。

果实与食物,不一样的词,却含相同的读音,听起来都令人产生食欲。秋天,真是好啊!酝酿了好久,捧上的是最醇美热烈的心。花生果,从出土的那一刻,便被惦记上了。摸着水嫩的,洗净,剥开,直接吃,甜脆带韧劲。壳硬的,水煮,或者待晒干后炒着吃。带壳炒,去壳炒,干炒,油炒,花样不同,吃的味道略不同。看电影时,我们喜欢在兜里放一把干炒花生米,吃上整晚,水都不需喝一口。

葵花籽没有花生清甜。如果炒过了,入口虽香,咀嚼时间长了,就是苦香了。不会嗑瓜子的孩子,把细长的瓜子朝嘴中一捂,上牙碰下牙一通咬,再吐出,挑出其中的仁。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吧!有时拿酒瓶用力在瓜子上滚几次,哗哗啾啾那些薄壳便呲开嘴了。南瓜子金贵,一个大南瓜,才得一捧瓜子。我们吃炒南瓜子不会像大人那般吐出雪白的皮,只会囫囵吞枣,连皮带肉下肚。

秋收后的三餐,准时准点,热乎乎的。清香晶莹的新米下锅,锅底的火添得刚好。米烧开,复加热至透烂。彼时,米香四溢,在热气中袅袅升起。馋嘴的孩子指着锅边,绕两下,大人便往灶膛塞了把细柴草,只听“嘶嘶嗡嗡”,锅盖小幅度抖动。等闻着焦香,麻利掀锅盖,沿锅边淋菜油,像高明的画师涂抹上色。在“吡吡哒哒”声中,锅巴由少聚多,很快镀上诱人的金黄色。至此,小小的锅灶全浸在这香气里了。稍后,盛出中间的白饭,剩下的锅巴如复制的圆锅。整个铲出,搁大瓷盆,铲边横竖轻敲几下,成碎块,或盐或糖,可咸可甜。我们抓一块,当饭后闲食,从村头一直吃到村尾。

秋日的战场不止农田,还有菜地、门前屋后。人们成筐成箩地装南瓜、玉米、红薯、芋头、萝卜等。巧妇易为有备之炊嘛!南瓜饼经油炸,甜黏香脆。玉米磨粉,做成玉米饼,口感比糝子粥细腻。红薯芋头红白相映,软糯可口。萝卜生吃,辣得过瘾;用糖腌,润肺止咳;用盐腌,晒干做下饭菜;烧炖炸煮,样样皆可。

对我们来说,除却饭菜,能随身携带着吃的,全是闲食。握着这些秋日馈赠,在天高云淡下品尝,分外满足。我们时常把玉米和红薯放火中烤,不顾烫手,啃得满嘴乌黑。秋日,因为闲食,别有风味。

霜雪很快降临,到那时,我们期待围坐暖烘烘的锅灶,来点炒蚕豆、爆米花,或者花生糖、香酥果。那过了冬呢,当然又有新的闲食。

四季土地,季季有闲食。



登瀛

幸福花海 盛近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

又到菱角飘香的时节,好想寻一处田园,乘一叶小舟,翻一汪菱盘,而后尝尝儿时的出水鲜啊。

菱角飘香的时节

菱角到底结在哪里?水乡长大的我,自小见过成片的菱盘浮于水面,想当然地认为菱角也和莲蓬一样,当是立在菱盘之上的。直到前几天偶然读到一则谜语“一根线,通到泥家店,开白花,结丫杈”,才明白原来菱角隐秘在菱盘的枝丫间。蓦然想起,家乡人把采菱称作翻菱。

我对农事是隔膜的,又有菱歌的迷惑,总以为采菱就像歌里所唱那么唯美浪漫。多年以后,历经了人生的风雨阴晴,回想起水乡卖菱人风吹日晒的模样,方才悟出,采菱固然是快乐的,更是辛苦的。

漫长暑假过去大半,多半是下午时分,采菱人载着辛苦收获划着小船靠岸,码头上陆续就有人拎着竹篮围拢过来。小镇人从来都是依时而食,新上市的菱角最是走俏。卖菱人麻利地担了湿漉漉的箩筐走过跳板。新上市的菱,量少稀贵。大人们围着箩筐,不消多久便抢购一空。跟来的女孩眉眼带笑,一把抢过外婆手中的菱篮子,就着河边码头,一阵淘洗。女孩一只手将竹篮没入水中,另一只手只轻轻一搅和,嫩的菱角如同得了号令,齐齐浮出水面,沉在篮底的全是老菱。女孩急急剥开嫩壳儿,先尝个出水鲜。哇,鲜脆香甜!连着又吃几只,兴奋得一扬臂,空壳儿脱手而出,可巧落在了离岸返程的菱船上。正在撑船的卖菱人转过黧黑的脸,嘴一咧露出一口白牙,女孩回报一个抱歉的微笑。这一刻,为着新上市的菱角,人人心里美滋滋的,越觉得女孩调皮得可爱。卖菱人一身轻松驾小舟而去。女孩又将手伸进篮子里,看看嫩的没几个了。于是,忍住馋,拎着篮子往家走,一路欢歌。

炉火正旺,蓝莹莹的火苗舔着漆黑的锅底,锅里的菱角

也在哼唱。菱角多到锅盖无法合拢的程度,找来脸盆倒扣其上。不一会儿,诱人的香气飘出,女孩急不可耐去揭倒扣的脸盆。“呼——”一股热流蛇一样窜出,手指被蒸汽咬住,燎起个晶亮的大泡。疼归疼,喷香的菱角还是盖过了疼痛的风头,吃菱要趁热,女孩迫不及待大快朵颐。

外婆总是笑吟吟地坐在一边。看女孩吃得香,便拉长了语调说:“唉,老了,吃不动了。”女孩便挑选那软硬适中的,双手握住菱角的两头,用牙在菱背上打开一个天窗,再顺势咬住侧边的尖角和外壳,撕开一道缺口,两手轻轻一翻,完整的菱米子跳脱出来。剥出两三个,托在手心给外婆。外婆别提多开心,缺牙少齿的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了,连夸女孩懂事乖巧。她至多吃两三个,便不肯再要。外婆总说,看着女孩吃比自己吃还要香甜。

这顽皮乖巧的馋猫女孩,正是此刻写下这段文字的我。吃了老菱,暑假也快结束了。玩野了的心绪也随之收敛。孩子们感觉好日子到头了,开始忙着整理书包文具,突击暑假作业,新的学年即将开始。

如今居城里,很难吃到新鲜的菱角。将就着买些解馋,其味大打折扣。努力用舌尖仔细寻觅儿时的味道,总不免怅然,索性卖弄起自小练就的吃菱技艺来。悄悄地、漫不经心地,将一个吃空了的菱壳完美复原,放进一堆菱角里,不动声色地盯着。憋住笑,等待先生伸手去取。果然,他拿起那只,送到嘴边,发力一咬,接着一脸惊愕。那一刻,我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又到菱角飘香的时节,好想寻一处田园,乘一叶小舟,翻一汪菱盘,而后尝尝儿时的出水鲜啊。

草木自有情义,它与村庄每一家的命运共存,正因如此,乡愁才融进我们的血液,乡村才值得我们永久怀念。

草木乡情

有了村庄,草木就挪开了身子,在自己的领地拼命地生长,最终村庄和草木融合在了一起。

老家的西边是一块空地,那里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花草树木。一到春夏,绿色就遮蔽了整个天空,密密麻麻。低矮的桑树上,总是趴着黑色的天牛,长长的触角和身体上的白色斑点,吸引孩子们长时间地蹲在那里,不光是小巧完美的身体,就是听一听它们发出细微的声响都是满足的。树丛里还有低矮的枸杞树,一到秋天,红红的枸杞就是一盏盏小灯笼,点缀着整棵枸杞树,让身边的世界有了亮色。还有一种长长的柳条,长在低洼的地方,这样的柳条类似灌木,秀颀而有韧劲,很难折断。村民们等它成熟了,总是割了用来编织柳筐、笆斗等各种农具。

我家老屋后有一棵榆树,高大粗壮,葱葱郁郁。陪伴着我们一家有二十多年了。有一天,父亲围着大树转了好半天,还不时伸出手摸一摸,最后,父亲从木匠那里借来锯子,放倒了榆树。父亲看着一地潮湿温热的锯末,像是自言自语,家里没有方桌,孩子的学凳也没有,没有办法啊,只有请你来效劳了。榆树木材结实细密,打成的方桌光滑紧密,有分量。一张凳面长不到二尺的木凳,跟着我一直到初中毕业。每想起这件事,父亲总是说,亏了这棵榆树,否则家里吃饭都要捧着吃,孩子学都难上。眼神里流露出感激的光芒。何止是榆树,开着大朵紫花的泡桐树,长满针刺的钉子槐树,都变成家里的家具或农具。

只有门前的木槿树,一直长在菜园旁边,好多年了,它都静静地守候着眼前的老屋。这棵木槿树树种还是邻居送过来的,有一天,邻居家的猪从猪圈里拱出来,没头没脑地冲到了我家的菜园,菜园是用芦苇编织的帘子,用固定的木桩围成的,帘子撞了个洞,钻进去,溜达了半天,最后气急败坏的邻居硬是拖着它的尾巴牵回了家。憨厚的邻居过来道歉,并送来了一棵木槿树树种,母亲将它栽到了那个洞口。没有多长时间,木槿树叶就变成了深绿色,一个早晨居然开出了喇叭状的花朵,新鲜、娇嫩。母亲愣怔了好长时间,然后招呼我们一起观赏。有一天,她惊喜地告诉我们,木槿花早上开花晚上凋谢,花是一朵接一朵地开。对这样的发现,我们当然没有怀疑,一字不识的母亲,还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,“命穷不怕,就怕断了志气”。是啊,生命的美丽,是一次次在困境中坚强挺立的绚烂。这样的花朵,是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们恒久的富足。

我家菜园前就是一条大路,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当然,木槿花吸引了好多行人,他们经过时要停下来,眼睛一亮,美美地观赏,行路的劳累一扫而空。他们庆幸在路途中能偶遇这样的美丽,那小小的黄色花萼,浅红的花瓣,连同眼前整个村庄,像梦一般地飘浮在他们自由想象的空间。

草木自有情义,它与村庄每一家的命运共存,正因如此,乡愁才融进我们的血液,乡村才值得我们永久怀念。

心香一瓣

戴永瑞

风车悠悠

丁杰

生活滋味

邹娟娟